

中國歷史上的

分
與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合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叢書④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編

WIS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叢書④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編者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發行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3號9樓
電話：7569063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441-1(平裝)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灣大學歷史系所、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
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籌備委員會／邵玉銘（召集人）
王壽南（秘書長）
王仲孚、張秀蓉
陳三井、張哲郎
張玉法、管東貴

會議時間／1994年7月13、14、15日
會議地點／台北市中央圖書館

開幕詞

邵玉銘

李院長、王董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謹代表此次會議主辦與協辦單位向各位與會學者專家表示最誠摯的歡迎。

身兼此次會議籌備委員會之召集人，個人謹利用此一機會向參加以及關心本會議的朋友們，略加說明召開此次會議之目的以及籌備經過。

召開此次會議之目的，在求重新檢討中華民族歷史上分與合的經驗。我中華民族上下數千年，縱橫千萬里，淵遠流長，甘苦備嘗；在歷史的長河中，歷經過無數次政治、文化、經濟與族群等不同層面的分與合問題。在我民族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對過去分與合經驗的瞭解與反省，應有助於我民族在下一世紀之再出發。近一、二十年來，關於我民族與國家前途有許多爭議或看法。在兩岸關係上，有「一個中國」定義及政治上統一與分裂之爭議；在國家開發方向上，有應全力走向「蔚藍色海洋」或應兼顧開發大陸內陸之不同看法。在文學領域內，有鄉土文學論戰及台灣文學是否應自外於中國文學之辯論；在我民族未來發展問題上，有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或「大中華文化圈」之倡議；在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上，亦有應採中央集權制，聯邦制或邦聯制的討論。

今日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由於有上述不同看法之存在，相信許多人和本人一樣倍感困擾。本次會議之召開，即係期望透過歷史的檢驗，來為上述問題試求一些答案，並進而找出我民族及國家未來更好的出路。我們中國學歷史的人常說「鑑古知今」，西洋人也有「如不知過去，將失去未來」的說法，雙方對歷史意義都有同樣的認識。

召開本會議雖抱有以上期望，但是本人在此要特別代表籌備委員會鄭重聲明，本會議絕無任何預設立場與結論。假如有任何結論的話，那些結論也必然來自於論文撰寫人、評論人以及所有與會的學者。

其次，向各位說明會議籌備作業的經過以及一些決定。

此次會議雖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但該會主要是提供會議的經費。關於會議主題之選定、會議貴賓、專題演講人、論文撰寫人及評論人之邀請，均係由會議主辦及協辦單位的負責人士共同商討決定，這些人士也就是本次會議的八位籌備委員。除本人外，他們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管所長東貴，近史所的張院士玉法、陳所長三井，台大歷史系所的張所長秀蓉，師大歷史系所的王所長仲孚以及政大歷史系所的王教授壽南與張所長哲郎。爲了有效推展籌備工作，我們也特別敦聘王教授壽南擔任大會秘會長以及彭教授明輝擔任執行秘書。本人在此謹代表會議主辦單位特別對他們的辛勞表示無限的謝意。

爲使本次會議能發揮更大之影響力，我們籌委會也決定將會議論文於會後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負責出版專書。

另外，由於經費所限，此次會議僅能邀請九位大陸學者，五位來自美國、香港及新加坡的海外學者，以及二百多位台灣地區學者專家與會。邀請工作不週以及招待不足之處，尚請大家原諒。

最後，個人謹預祝會議成功，各位身心康泰。

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致詞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爲什麼我這個學化學的，會到這裡來參加中國歷史分合的討論會。其實我回到這裡半年了，到現在也還搞不太清楚這麼多邀請參加的盛會裡面，哪些是該參加，哪些是我不該去的。今天也許我不該來，不過我看到中央研究院是協辦會議的單位，覺得不來也不行，所以我便在這裡。

在這個討論會，我看到從先秦天下一家，一直討論到目前海峽兩岸關係展望的許多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不是學歷史的，不能在這裡談過去的事情，班門弄斧；但是也許我可以談談以後怎麼走，以後的五十年、一百年中國的分合問題將會是怎樣。當然，我是科學家，即便預測以後五十年、一百年的科學發展，也不一定講得對。歷史也證明，五十年前的科學家討論的五十年後科學的發展，現在回想起來，也都不對。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講的東西通，大概也不用擔心五十年後是否有多大意義。

我想，我們如果回顧二十世紀這九十多年來的歷史，大家會同意，二十世紀是一個平民世紀的開始。在這九十幾年之內，我們看到兩次世界大戰，也看到無數的獨立戰爭，結果呢，我們看到很多殖民地的解放，很多國家的成立。當然，這世紀裡面，也有理念之爭，像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確實是翻天覆地、非常轟轟烈烈的大潮流。

不過，我們如果回想，即便是在理念之中，社會主義的理想和資本主義的論爭之中，我們仍可看到，推動這些改變的背後，一股很大的力量還是民族主義。我小時候看到很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談科學的文章，討論到化學時非常誇大門保列夫的貢獻。我就在詫異，爲什麼好像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對人類的歷史做出貢獻的就都是蘇聯人。這是跟社會主義的理念本身並不一致。

當然，後來也看到，即便是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處理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很多問題，還是有很多矛盾。舉個例子。就在五十年代的末期，也許是因為中國想把社會主義革命輸送到東南亞各國，當時印尼或是馬來西亞有相當反華的情緒，中國大陸的領導就說，「你們都回來吧，回到祖國」。那時印尼有人把在印尼的華裔組織起來，把他們的身分證全部收起來丟掉了。幾十萬個人在碼頭上等著，從中國大陸來了一條船載走了約四千人，第二次船小一點，載了兩三千人回去。以後，中國政策改變了，幾十萬人在碼頭等著，身分證沒有了，也回不到中國大陸。後來，他們被趕到森林裡面，慢慢的，人家就忘掉了這些人。

直到七、八年前，有一位安溪縣長到印尼訪問時，一位印尼華裔的企業家李尙大先生告訴他說，你到處去看，要到哪裡去都可以。這位安溪縣長走到一個森林裡面，看到一群人，沒有衣服穿，像野人一樣。他靜靜的聽他們講的話，才知道這些大半都是講閩南話的人，他們就是那些丟掉身分證被趕到森林裡的人。他告訴李尙大先生這件事，李尙大起初不相信有這麼回事，自己跑到森林裡去看，那些人就跪在地上，請他想辦法解決。後來李尙大先生花了不少精力與金錢解決了這個事情，這些印尼華裔才又變成印尼公民，回歸了他們公民的權利，又可以開始工作了。

我講這些話是因為在東南亞的許多地方的華族，在國家跟民族之間，祖國的呼喚跟他們該走的路之間，造成很多的困擾。在二十世紀末，很多地方的人民因受到列強壓迫，所以總覺得要站起來，一定要民族的大團結。

雖然，在二十世紀裡有一些驚天動地的大變動，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民主的潮流一直蓬勃地往前推動；但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末葉，卻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將走入二十一世紀之前，我們看到了「世界村」的慢慢的成形。

比如說，通訊的進步，世界所有的訊息，很快的傳播到世界各地，交通的發達，使很多人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動。此外，我們也看到，人類的很多問題，變成全人類、全世界的問題，如臭氣層、酸雨的問題已超越了國界，不是一個國家所能處理的。

除了這幾件事，更重要的也許是資金的流通。這十幾年來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資金的流通變得非常容易，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國際化。也就是這個原因，在美國柯林頓總統競選的時候，他的朋友、現在當勞動部長、曾寫過一本《國家的運作》的羅勃瑞奇，就看到了資金的流通之後，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人民與政府、或者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有本質上的改變。他觀測到，二十世紀理念之爭中，馬克思主義者所相信的，勞動階級沒有祖國的說法，並沒真正發達。不過，他卻看到了，超越國界的資金流通順暢之後，真正沒有祖國的，是資金跟資本家。他看到了很多有辦法的美國人，尤其是像我們這些做學術工作的人，或是資本家，可以把整個地球當作他們的舞台，到處跑，到處走，而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效忠，或是對自己土地的忠誠，相對的變得很淡薄。

資金的流通帶來的整個世界經濟的國際化，往後的這一段時間，對整個人類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因為資金流通的這麼快，而且通訊的進步，資訊的發表，使每個人、每個公司，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涵蓋全世界的事情。這種傾向，我相信對「主權國家」的觀念有很大的改變。像我們談到「國家」時，這個「國家」到底意味著什麼，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或希望不希望，這種改變總是會發生的，而且也逐漸在發生。我們政府說，資金不能外流，擋得住嗎？擋不住的。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聽說超過了一百億。整個世界國際化的傾向是擋不住的。而且隨著「主權國家」這個觀念改變，整個人類的將來尤其是人民與政府，不同地區的人民之間的關係將會有很大的改變。

比如說，我在過去的三十二年內，大半時間是住在美國加州，有時回到台灣或到中國大陸，常常看到太平洋兩岸對國家或民族的觀念，非常不一樣，有時讓我覺得很不安。我在美國時是美國公民，常常到世界各地，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匈牙利等，總希望能幫忙全世界所有的人。那時我也覺得，當作一個美國公民、當作一個世界公民，幫忙比較落後的地區，是我應該做的。所以很熱心的跑到世界各地。

我認識的以前美國加州大學校長克爾先生，也有同樣的理念，也到中國大陸、到蘇聯，到處去，想幫忙高等教育。有一天，他碰到我，問我，我在台灣長大，為什麼到大陸幫忙？我就說了我的這些理念，他說他跟我一樣，

也希望看到蘇聯成功，看到中國大陸人民革命後能上軌道。

不過有點不一樣，他到中國大陸時，他被歡迎時，說他是一個很有理念的，想幫中國大陸進步的中國友人；而我到中國大陸的話，一定是個「血濃於水」，「耿耿赤子心」的人，好像我的理念是不重要的，我的血統裡面流的是中國人的血，才是重要的，我常對此感到有點不安。因為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我會講中文，到中國做事情是很方便的，但我到義大利他們絕不會說我的血濃於水這些話的。

現在我把話題轉回到「分」與「合」的問題。我在加州大學走到圖書館裡面，裡面有很多大學生在唸書，這裡一堆是韓國學生，這裡是香港來的，這裡是台灣來的，一堆一堆的在一起。當然，有些人會說，台灣學生很團結，香港學生很團結；但對整個大學來說，這並不是很好，雖然「多元性」是促進教育很好的環境，但看到一堆一堆的不同族裔的人各自聚在一起並不是很好的，學校要想辦法使各種不同族裔的人好好相處在一起。當然，我們如果把加州大學所有不同族裔的學生混合在一起，這些從韓國、香港和台灣來的學生，就由別的力量把他們拆散，再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各族裔的團結或「合」是整個學校的「分」，但是全校的「合」確也必須建立在每個族裔的「分」的局面。這也是「分」跟「合」不同的看法的地方。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隨著世界的轉變與經濟的國際化，「全世界」或「地球村民」向大一統的方向走是時代的大趨勢，我想，隨著國家跟國家之間界線的淡薄，我們會看到人民與國家的關係不一樣了。今天我們在這裡談中國的分和合，也許我們該記著往下走的日子裡，「主權國家」的觀念與本質一定會改變。在民主時代，大家希望當家作主的力量，在全世界都會不斷的蔓延。所以看到蘇聯、東歐的分裂，我並不太擔心，因為，我相信在「全球人類將更緊緊地走在一起」的大格局下，新獨立的小國家裡的人民變成這些地方的主人翁之後，整個全人類大一統的局面，與邁向世界大同的步伐，才會走得更快的。

一百年之後，我想，「國家」將不是那麼嚴密的政治實體，我們也就不必太擔心。民族的大團結將是阻止全人類整合與往前走的一股力量。全世界的人會一同思考怎麼樣面對困難，認真面對各種問題好好走下去。

目次

開幕詞·····	邵玉銘	i
中央研究院李哲院長致詞·····		iii
專題演講		
體系網絡與中國分合·····	許倬雲	3
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	余英時	9
論 文		
論先秦時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劉家和	19
先秦的王霸論與大一統論·····	王仲孚	31
戰國秦漢歷史演進的趨勢·····	吳榮曾	45
秦漢時期的一國兩制——政治體制的衝突與統合·····	管東貴	57
東漢由統一走向分裂的本源·····	韓復智	69
古史分合中的國土開發與民族發育·····	田餘慶	81
隋代中國的統一——兼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高明士	89
大運河和唐、宋帝國的統一·····	朱瑞熙	129
從分合大勢看南唐的歷史地位·····	吳楓 任爽	151
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	黃寬重	169
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	蕭啓慶	191
論清代邊疆民族的離心運動·····	李治亭	213
如何評價清朝的統一和南明的抗清鬥爭·····	王天有	233
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	王爾敏	247
清朝前期少數民族在實現與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	關捷	273
地方勢力擴張與晚清政局·····	茅家琦	289

試論袁世凱的集權政治與省區的地方主義·····	張憲文	305
聯邦主義與民國初年的分與合·····	胡春惠	317
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日本領台為兩岸長程關係 所投下的變數·····	林滿紅	333
歷史意識與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	黃俊傑	385
民國以來政權統合的方式與主張(1912-1949)·····	蔣永敬 陳進金	415
由中國歷史發展論國家分合的理論基礎·····	李國祁	429
閉幕詞·····	邵玉銘 王壽南 吳楓 張玉法	445
附錄一：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議程·····		455
附錄二：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組織·····		458
附錄三：與會學者及觀察員名錄·····		459

專 題 演 講

體系網絡與中國的分合

許倬雲*

本文從系統建構與網絡關係的觀點，討論歷史上的分合問題。首先，我必須界定系統的意義。一個系統，可能是生物體，機械結構，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社群。本文討論的是人類歷史，因此只以人類社群組合的系統為限，此處以政治體系，經濟體系、文化體系，三個族群體為討論的主題。政治體系是任何一種確定的權威所統御的團體，政令之所及，即體系秩序的依歸。經濟體系，是經由交換與分配，一定程度的共有資源。文化體系，是一群人類以共同的觀念與價值，建立的群體，其認同有時可能超越種姓的限制。

上述「體系」定義，都包含流動、傳送、分配……諸項動態的觀念。這種觀念，亦即「網絡」定義之所在。網絡是建構與維繫體系的條件。在政治體系，這是行政管道及人材流通的管道。在經濟體系，這是運輸資源的道路，交換系統的管道，在文化體系，這是觀念的衍生與組合，也是反映觀念同異的學派譜系。

體系之間有其層級的組合。一個體系下面，往往有若干層級的從屬體系。主要體系越大，從屬體系大的層次及數量也越多。從屬體系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以同質的單元，作主從的排列，有如總公司的分支公司；另一種以異質的功能排列，有如公司的各個部門。前者以「機械的」掛聯方式繫於主要體系，而同級從屬體系之間，未必有之直接的關係。後者以有機的套聯方式，從屬於主要體系，而且各同級的從屬體系

* 美國匹茲堡大學講座教授。

之間，環環相扣，不能分別運作。

至於「網絡」的性質，如前所述，是以線型的結構，將各個體系聯繫為一體。網絡可以是有形的，例如道路；也可能是看不見的，如公文的層轉。有形的網絡，因有常在的設備，不易改變，也不易消失。無形的網絡則是人為的制度典章，經常會有變化。

現在則將上述觀念，試用於實際的史事。政治體，在近代數百年來，當以「國家」（尤其民族主權國家），為其最顯著的形式。在過去，國家只是大型帝國的前身，或則為其從屬。帝國往往是普世的，並不具有明確的民族與主權界限。在近代，國家幾乎一定是認同的主體。經濟體系與文化體系，由政治體系界定其界限。但這一現象，正在轉變，經濟體系與文化體系都已脫離政治體系，或向上整合，或向下分化。而在人類的歷史上，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也未必與政治同步。

公元紀元初的前後幾個世紀，中亞一帶，亦即中國歷史的西域，數十個小型國家，有部落的行國，有城居的居國，都是獨立的政治體。其文化亦各有不同的歸屬。但是行國與居國的功能互補，由絲道的網絡，編織為一個相當龐大的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獨立於中國的體系及西亞的體系之外，卻又彼此相通。

在印度的次大陸，自從印歐民族一波一波的侵入，印度有數十個大小不等的政治體系，或為部落，或為城邦，或為王國。這些制度不同的單元，則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以儀式為婆羅門教團的網絡，結合為一個文化體系。同樣的現象，也見之於古代的希臘，政治體系是大小城邦，及其殖民地；城邦之間，有若干聯盟的組織，互不相下。希臘的經濟體系也是擴散的，因此不易凝聚。但是，希臘人的文化認同以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甚至體育活動，凝聚為一個文化體系。

日本群島內，政治，經濟，為文化之個體系的整合，已為時甚久。日本的地理條件，使該地區的人類，逐步擴張至其地理上的極限，也促成其在這一極限範圍之內，不斷充實其凝聚的程度。是以，日本內部的海道與陸道，都有長久的歷史，也很早就達到相當綿密的程度。日本的文化體系，如此神道信仰為主要成分，則是伴隨著政治體系的凝聚，而

逐步編組統一。如以接受亞洲大陸的文化影響而言，則是由政治體系的網絡，逐步轉輸於大眾。這三個體系的重疊，大致以經濟體系的整合在先，政治次之，而文化的整合為最後的結果，卻又以文化整合，加緊其政治整合。所謂萬世一系，八字一絃的神權政治，其實只是政治整合的口號而已。……

傳統中國的諸種體系，也是高度整合的，而且各體系之間，有極大程度的重疊。學術界平行的研究，大致有相似的看法。中國文化的體系的天命觀念與政治體系的王權理念相疊，儒家選賢與能及淑世的理念與政治體系中的文官制度相疊，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則與政治體系在社會程度的部份相疊。經濟體系的精耕細作的小農制度，發展為農舍產業，也與儒家以家族宗法為基礎的社區自足性相疊，經由上述修齊治平的理念，跨越城鄉的分野，聯結了國家與社會，兼顧「社區」與「天下」兩個極端。中國的整體格局，是層級的上昇，同心擴散，與世代的延伸，三重延續，而不是城鄉、上下、世代……之間的斷裂。

這樣的三重體系，內部有同質的次級體系，（例如郡縣、省區……等地方體系），事實上是普世體系的縮型。因此，縣太爺即是微型的天子，擴大的父母（父母官）。另一方面，政府中的分曹理事，文武分途……則是異質次級體的套聯。同質次級體系的存在，在平時可以照顧到中國廣土眾民的巨大規模；相對的，在變局出現時，各個次級體系也可脫離主要體系，（普世政權的中央），仍有其獨立存在的能力。政治體系的維繫網絡，不僅在於文官制度的運作，也在於考選登庸人材，本身即是一個凝聚政治體系的網絡，人材的流轉，有助於整合各個地方主義的次級體系。

傳統中國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息息相關。以農舍產業為基礎的市場交換網絡，維繫了經濟體系的整合性，卻也相應於政治體系的分合，可以或分或合。不過，經濟的市場交換網絡，不能長期分裂；資源轉輸，是供需要求所決定。中國經濟網絡，在分裂之後，若沒有中國以外的其他體系經濟體系的吸引，則這一片廣大疆域的次級體系，勢必再度凝聚為一個個整合的體系。於是，經濟體系的整合，也再度促成政治體系的